

▲本館開設天津南市廣興大街路東電話三千一百四十七號▼

受損十項初治謀萬緒之若也致時患頭痛眩等傷腦服之尤有奇效

小瓶每瓶洋一元二角五分每打十二元
大瓶每瓶一元每打十二元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中法大藥房

天津估衣街
北京太陽欄 中法大藥房

North China Gazette
PHONE. 3147 TIENTSIN
(號一十四百七第)

◀張大兩計共報本日今▶


外埠	本埠	日期
一元	六角	每月
五元五角	三元二角	半年
十元	六元	全年

日本與外埠同價歐美各國報費加倍算
零售每份銅元四枚報費先惠空函定報
恕不答覆郵票代價按九五扣
(廣告價目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本埠零售
銅元四枚

天津浙江興業銀行營業廣告

抵押 ○ 押匯 ○ 貼現

 匯豐銀行
 總行 上海 北京路
 分行 天津 經理 顧逸農 副經理 馬久甫
 (電話經理室) 南局五一號營業室 南局二九號
 漢口 啟生路
 北京 施家胡同
 天津 法界梨棧
 (支行) 哈爾濱 正街南口
 (電報掛號) 奉天 大門口
 國內 國外

良心救國
提倡國貨
人丹

方國今非維艱、外患日迫、凡我同胞、莫不具愛國之熱忱、知非提倡國產、不貴以挽回利權、舶來之品、吸我脂膏、猶不滿其欲進而逼退、吾同胞蒙此奇恥、願永矢勿忘、毋再貽五分鐘之誚也、茲將國貨人丹之功效列下、人丹人可服、人人宜服、故名曰人丹、人丹爲中國人所製、凡中國人之有愛國心者、宜服人丹、不

忘己身爲中國人、故名曰人丹、能祛風寒、去濕熱、開胃消食、平肝順氣、人丹能治四時不正之氣、避疫厲、止洩瀉、人丹能除口臭、排瘴氣、定嘔噁、四時可

服、人丹人丹、竊願中國中國人、顧名思義、人人永爲中國人、不忘此中國人丹也、

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中法大藥房
北方總經理處 天津估衣街 北京大柵杆 中法大藥房
天津保記藥房
保定華英藥房
山西太原震新大藥房
張家口葆記藥房
批發章程 函索即寄

啟新洋灰公司廣告

本廠洋灰 完全國貨
式樣新穎 各種色已
商標註冊 定價克己
總經理處 龍馬白電
分銷所 天津法界
支店 北京 德勝門
瓜哇 徐州 寧南
新嘉坡 香港 南洋羣島

原料優美 製造精良
大批訂購 特別從廉
專承考驗 遠勝外灰
華英樓寄 索閱即寄
各國賽會 均最優等
自是優厚 大工程家
洋灰出品如下 花磚
爭先聘用 成績昭然
方磚 小紅磚 各色瓦
有目共觀 挽回利權
電桿溝管 化學具器
各種西藥

湖北大冶分廠
漢口長春沙市宜昌南京
安東威海衛濟南青島
煙台營口烟台龍口
上海北京路十五號甲
天津法界七四九號
濟南北戴河青島
蘇州蕪湖安慶九江
南昌吉安景德鎮
杭州無錫福州小呂

明華銀行廣告

(一)六年加儲蓄票例如目前存入洋一元俟六年滿足給還本息洋二元除可類推(一)有獎儲蓄存款以每月存洋一元起碼每月開獎一次有頭二三四五彩及小獎等
(二)活期儲蓄存款數在一元以上或銀數在一兩以上隨時可存入利息從優如蒙賜顧無任歡迎特此廣告

六歲以上有國民小學校四年畢業年級二十八元即由本行付給獎券各級學校均有附贈者

北京總行煤市街 上海分行北京路 青島分行 河南町 寧波分行糖行街

天津分行法界四號路電話南局一五五四 電報掛號二九四七五

德商順利洋行



天津中南銀行廣告

業務至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所有利息匯水佣金
電報掛號均一五一一 電話南局九十八號

無不格 三百

資本一千五百萬元 總行設在上海漢口路四號 本分行設在英租界中街九十八號 專營國內外匯兌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抵押放款 貼現 放款 跟單押匯 買賣有價證券 金銀保管 證券 票據及貴重物品 以及銀行一切外克己手續尤稱簡便 敬祈 各界賜顧是幸

本總行設在德京柏林製造五金各貨堅固耐久聲譽著於全球在華銷售多年頗蒙購者嘉許歐戰時停止業務已經數年茲因中德邦交恢復特又添置新式貨物重行來華貿易顧客光臨極為歡迎茲將營業種目分列於左

●鐵路類

新式輪船機器各新式車頭機內快客車貨車斗車廠車大小鐵軌一切鐵
路類用具工程等備

紡織類

紡紗織布、呢絨絲布各項工廠大小機器、自來水廠機器、電燈廠機器、面粉廠機器及各廠工程籌備

工業類

包工各項機件各種床子皮帶線帶配製汽機

●汽車類

各式載重及軍用汽車及一件附件

顏料類

德國名廠各種應時顏料耐水無不齊備

礦務類

各種鑛務鑛上鑛下應用機件器具一概俱全

●電料類

大小磨電機電燈材料包辦工程

雜貨類

宗文門内

崇文門內東觀音寺電話東局三九九五
北京總行東交民巷
天津分行俄界大馬路電話總局九〇八

這種香烟是好●余知其名曰
前門牌在中國最先製造的

上等香烟



本公司地產業務租界福島街倉庫地址日租界明石街即大羅天迤西

五省分亭

THE NEW

1

1

6.8.98

1

1

1

1

1

1

迎

111

11

—

1

11



1

協昌和罐鋼廠廣告
 敬啟者敝廠精製各種超等罐鋼及鋼綫鋼等項翻砂大小鋼
 鐵鑄件煤礦用之鋼輪及硬面車輪建築用之生鐵熟鐵欄杆承鐵大
 小徑生處水管每方寸能受一百五十磅以上之水管壓力並精製煖
 氣爐管倘蒙賜顧定價廉從願廠設天津英租界西開墻子外張莊電話南局第二百三十九號

▲緊要啟事▼
 啟者自去歲有日商裕華洋行客寓鄙公司專探出口
 物由鄙公司代為辦理現狀手續不合刻於陰歷三月十五日伊遷在日租界榮街二
 十六號房辦事所有該行華洋帳房等一切對內對外交易銀錢貨物等項概與鄙公司
 鄙人毫無干涉恐未週知特此聲明
 怡康商行有限公司經理劉向泰謹啟

體起立贊成、高呼憲法萬歲、王敬芳登台提出於第一百四十一條後增加一條、全場大譁、陳世欽上台勸伊撤銷、復有陳銘鑑之整理意見、亦未通過、王敬芳云、全章憲法現已通過、再加一條未免又費手續、情願收銷以合衆意、惟將來未知能實行否、如不能實行、即是全國違法、請大家注意、實行細則不可不有、衆拍掌和之、主席云憲法既完全通過、本席擬即咨送政府通電全國、報告憲法告成、並擬於十月十日宣佈、(無異議)嗣又用電光照像以留紀念、時已五時三十分矣、

保、賁送新總統證書、隨帶軍警侍衛其衆、總統亦派多人在途中迎接、並預備於今日(九日)上午十時、在直魯豫巡閱使署舉行接受證書典禮、巡署前特紮一彩台、專爲行接受典禮之用、收證書時、擬放禮砲一百零八響、保定街市滿紮燈彩、各大旅館、均爲使署所包租、保陽大旅館、專爲招待外賓、五洲賓館、及其他賓館、則招待本國消賀人士、公府侍從武官陸蔭昌率同全體武官到保定、亦住五洲賓館、預備隨同總統入京、總統入京之期、至遲不出明日「十日」上午八時以

揀云、至於王承斌、雖勞苦功高、例宜酬庸、然彼意並不在大而無當之直魯豫巡閱使、蓋位高則招忌、王氏固屬深知、而本身之資格尤有問題、故王氏之志、並不在此、而在直隸督軍兼省長、仍兼師長、彼嘗語人、如將彼調任督軍、非但不足以酬勳、祇算大開玩笑、督軍兼任省長、如蕭耀南蔡成勳、皆其先例云、

●王毓芝張志潭競走

▲王擬以烟酒督辦兼

▲張擬兼崇文門監督

曹錕就任後、公府秘書長一席以資格及

不足以資信守、又如運輸軍衣、(由杭至溫須經過江海關)亦非陸軍部給照、不予查驗放行、張省長主持民政、深具苦心、並非不一致、又聞反對曹錕、將由魯省發難、然後各省響應、未知確否、姑誌之以待後證、

●票價外之官職問題

▲簡任職多至二百人

銅臭薰天之大選、成功已幾日矣、五千元支票雖有月無日、然袞袞諸公、已張口要錢、當局因數目不足、正在拉雜湊數、惟當日條件中對於有特別勞力者、尙附有做官的酬勞、據聞因名過多、尙

閭里昆季之愛、爲苦口藥石之言、務樂速寢兵戎、協謀和議、廓清枝葉、亟圖根本、洗洲人福急之恥、樹中國聯治之基、臨紙神馳、哀禱無已范源廉林支宇章士釗劉日昭楊卓新戴修驊鄧峙冰張秉文余叔奎陳淪來劉梅徵叩

(二)長沙譚炎午省長暨葉賀唐三旅長並轉湘潭魯師長鈞鑒、(電文同上)

●援川聲中之軍費問題

▲洛與電令鄂省警械

▲省議會已表示拒絕

鄂軍此次援川、係吳使之所令、關於援川軍費、曾經吳使指令來鄂、責成鄂庫

在觀望各方面之態度、而奉派機關報論調、多持旁觀說、又一般觀測、謂奉方絕無主動的戰意、但使直不來攻奉、則奉方絕無起兵入關之事、但因前電之關係、或僅發第二次通電、聲明不承認大總統、以觀望形勢而止、自直奉言之、曹錕既然當選、亦絕無遽行攻奉之必要、故縱使奉直再戰爲不可避、但本年之時局、當依然以電報戰互相睚眦、

●日人強築圖門江浮橋

▲延吉道尹阻止無效

▲道廳外部散費涉

自日人抱經營我國土地政策以來、誠組

●雙十節舉行之兩大盛典
▲公布憲法 ▲總統就職
明日(十日)爲民國十二年國慶日、而「公布憲法」與「總統就職」兩大盛典、同日舉行、實爲民國以來未有之創舉、茲分誌昨日所聞、關於兩項典禮籌備情形如左、

「甲」關於公布憲法事項、

●吳景濂送證書赴保紀盛
(未完)

●孫伯蘭北來組閣
▲先至天津觀望風色

未完。錄出。而其辭。謂前任職一舉。已有二百人左右。獎由大典籌備處。造冊咨送攝函。請即發表。閣中人對此自無敢持異議。但以簡任職例應由指令發表。照頒刊布政府公報。以一指令發表。二百個簡任職。似乎太難以爲情。擬分批發表。惟恐議員猜公。有所疑慮。並擬先行聲明解釋。藉免誤會。又聞此項名力籌措之中。惟省議會則以鄂省財政已成破產之象。此次援川。係中央對川之用兵。一切費用。理當由吳使及中央設法供應。鄂省實無供應之義務。已表示反對之意云。

●田中玉電告剿匪情形

濟南田中玉昨致中央一魚電「銜略」均鑒

孫烈臣來電。略謂。據龍和縣知事報告。圖門江三峰浮橋。因雨沖毀。江岸少許。日人於前橋北面建築橋梁。當經飭令延古道尹。面商日領阻止。日人竟悍然不顧。刻已興工。請中外部與日使嚴重交涉。以保主權云云。

●邊防借款之尾聲

中華民國全部憲法、定於明日（十月十日）上午十時、在衆議院憲法議場舉行公布典禮、已發行一種特別參觀券、准中外人士入場參觀、象坊橋東口、已紮彩牌樓、上綴「慶祝憲法成立」六字、各機關亦紛紛紮彩、籌備慶祝、中央各省區地方、均應特開慶祝憲法成立大會三日、以資紀念、茲

▲沿途軍警保衛

前日報載吳景濂議長、預備於八號前往保定資送証書、茲探悉吳氏定於憲法會議後、晚六鐘啓行、所有儀節、均照迎送總統例辦理、特由長辛店開來十號之包車、車中設備、極為隆重、一切陳設、及椅墊帷幕、均用黃色貢緞、以備赴

大選告成 曹錕親臨在即 北人南游

腳踏兩邊之孫伯蘭氏、隱庇於統一和平、小孫曹携手之報牌之下、已有躍躍欲試之慨、茲據確息、孫（伯蘭）不日即將以事北來、擬先至天津、觀望風色、在京之民治派議員、已爲大吹大擂、偷鼓吹組團有機可乘、即將晉京一行、亦未可知、惟據一般觀察、現正爲大選派論

●旅滬湘人哀禱和平電
旅滬湘人范源廉等、因譚趙競兵相持不下、特於前晚在新開路陳宅討論促進和平方法、首經林君支字章君士釗報告此次戰爭經過情形、在坐諸君不勝憤慨、並由劉君百昭等發言、各云台湘皆受其累、軍共有三紙、其二為議員子姪、其三為議員親戚云、

據鄭君柳豪電稱、據齊營長玉衡江電稱、本營八連、在南洪山一帶游擊、冬日夜間遇匪一股、竄向小莊佔據、當經一面包圍、一面報告營長、即帶同六連暨新編旅李排長往援、江日拂曉、進莊搜剿、該匪突發槍抵抗、當由八連官兵奮勇痛擊、當場擒獲匪沙崑山劉峻嶺二名、救出趙姓女票一名、餘匪十名悉行

日商太平公司、前代遞防軍墊辦軍械各種款項、除已撥還外、尙欠尾數九萬一千餘元、聞該日商現托日使向外部提出交涉、經外部商准財部、已函復日使、允將息金先行照付、餘數緩辦云云、

●攝聞嚴防過激黨
▲又聞現嚴防過激黨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white page framed by dark horizontal bars at the top and bottom, which appear to be scanning artifacts or part of a document's header/footer area. There is no visible text or other graphical elements on the page itself.

錄民國六年五月七日公布之「憲法成立慶祝」原文如次：

憲法成立慶祝法、「中華民國六年五月七日公布」

「一」憲法宣布時、特開慶祝憲法成立大會三日、「二」慶祝期內、全國議會暨政學軍警農工商各界、一體開慶祝之期云、

功行賞之際、尙非掛統一招牌之小孫內閣實現之期云、

●大選完成後之浙方態度

大選告成、五日晚間九時電訊到浙、其時浙中長官均無若何接洽、次晨（即六日）八時、張省長特率衛隊、由井亭橋灣公館至軍務善後處、謁見盧督辦、對於賄選總統、商議一過、以明貫徹電

裁撤直魯豫巡閱使之消息

時盛況云、

司令、步軍統領衙門各長官、隨車前往、今日西車站一帶、車水馬龍、頗極一時盛況云、

軍警、均加崗保護、軍警各機關、並派出保安隊游緝隊偵探隊軍樂隊在站恭送、聞與吳氏同行者、有警察總監、衛戍司令、步軍統領衙門各長官、隨車前往、今日西車站一帶、車水馬龍、頗極一時盛況云、

本着手、非裁兵不可、裁兵非人民自有覺悟不能。是以爲今日計。宜速召集各縣縣議會商會農會等各團體會長、湘中名流紳耆及返國留學生等、開公民大會討論善後與治湘方略、然後將議決結果、派員分途講演、並一面勸各地方辦民團以自衛、至治標之法、首宜請譚趙兩君擊斃、奪獲快槍三枝、子彈三十粒、因該匪等均已帶傷、未便送解、當即一律梟首示衆、女票已函該家屬來營具領等情、查此股匪徒、人雖不多、而全桿殲滅、足以寒匪胆而快人心、除復電嘉獎並獎洋犒賞外、謹此電聞等情、轉電奉達、敬希查照、田中玉魚印、

護法議員對直系之主張

自俄國內政紛亂以來、過激黨屢有潛入我國內地、宣傳與主義之行爲、茲聞政府據諜探報告、上海一帶、近日又發現激黨行踪等情、除一面向俄代表抗議、請嚴加禁止外、日昨並電蘇督齊燮元、略稱、查近有俄激黨甚夥、盤踞滬上、有宣傳過激行爲、應請通飭所屬一體嚴緝、並防其煽惑軍象、卓維治安云、

[illegible]

▲吳佩孚主張根本裁撤
新總統選出後，直魯豫巡閱使一席之補充、外間頗有種種傳說，但據昨日所得消息，此席有決定裁撤之說，緣保定方面接得當選消息後，卽由使署參謀處密電洛陽吳佩孚，內稱：帥意擬以三省巡使請公接任，鈞旨如何，望速示，等語，旋得吳帥覆電，以西南軍事未結束以

主 張、因須與各方協商、一時不克發表、但其他各官紳對於保曹富選、迄無隻字賀電、已足爲否認之證明、記者於六日上午、曾往見張省長、暨夏警務處長范軍務廳長、對於總統問題略有問答、盧督辦則於是日停止見客、故未之見、大致盧督辦感電、浙人非浙人一致贊同、

▲吳佩孚主張根本裁撤

新總統選出後，直魯豫巡閱使一席之補充、外間頗有種種傳說，但據昨日所得消息，此席有決定裁撤之說，緣保定方面接得當選消息後，卽由使署參謀處密電洛陽吳佩孚，內稱：帥意擬以三省巡使請公接任，鈞旨如何，望速示，等語，旋得吳帥覆電，以西南軍事未結束以

因衆決先拍發電報與湘中當局、茲將原電錄後、

(二)湖南衡州譚總司令組安及謝吳蔡二鎮守使鈞鑒、民國以來、吾湘被兵禍最烈、幸借省憲稍獲蘇息、又以內訌忽尋干戈、兄弟殺戮、廬舍邱墟、四民轉徙、百業不治、以何因緣相煎爾食、凡我湘人新共刀傷、夫國事非力所能解決、

東方社七日上海電云、留滬護法議員、六日開緊急會議、選定代表三名、分赴粵浙奉、勸孫盧張陳採種種行動、

●大選成後奉張之態度

東方社云、奉張通電反對保定大選、一般即有奉直再戰之傳說、惟據可靠消息、奉派意氣銷沉、極不振作、奉張日前

●安慶阜陽兵變

阜陽縣土匪悍首魏大頭、前經招撫、併其匪夥改組成營、給械撥餉、駐防縣境、數月於茲、雖野性難馴、然亦相安無異、不料魏營近與著匪馬肉締攸勾結、忽然譁變、勢甚猛烈、先將魏大頭擊斃、繼則全體出營、分竄三河尖、大肆擄

晚「七日」送新總統證書到保定、保定方面、並已准備於昨日「八日」上午十時正式接受證書、嗣因昨日「八日」開憲法會議三讀會、吳景濂主席、不能分身、遂改於昨晚「八日」八時專車赴前、本人碍難離洛、最好將該缺根本裁撤、免費周章、故刻下保定使署已準備結束一切、其八處原有人員、一律隨蹕來京、改派府中職事、將來尙擬仿照袁馮先例、特設軍事機要各廳處、以資安何情形、故有支電之發表、浙省局面、自廢督以後、軍務行政、久與中央脫離關係、而民政尙直接中央、然歷觀近年狀況、實非擁戴中央、亦不過利用已耳、例如商民之開礦、非農商部給照、

已爲有識者之所斷言，其在吾湘尤爲如此。湘中吏治腐敗，軍吏驕橫，財賄公行，淫博成習，學校停廢，田野荒蕪，人盡逆施不務正業，凡此皆藏結所在而舉非一造得勢之所能匡扶源康寺本

余惟仍勉事東三省之保護安民，以旁觀政局之推移，但列國果能承認曹氏之大總統與否，正不可知也，奉天表面極平穩，尙無何等變化，但奉張前既通電反對大選，現絕不能嚙不作聲，彼目下正

星夜堵防截擊，該變兵勢不能支，由阜陽之老鶴巷王營子等地方折向西北而逃，大約沿途搶擄，爲害滋甚，省公署昨據霍邱知事史汝欽探明轉陳，而阜陽縣並無隻字報告，斯亦奇矣、

[illegible]

總行北京(京兆區域)北京直隸省天津保定唐山灤州(山東省)濟南濟寧煙台龍口(河南省)開封(山西省)石家莊豐鎮(江蘇省)上海南京無錫揚州鎮江清江浦蘇州常熟南通徐州下關(浙江省)杭州(湖北省)漢口(湖南省)長沙(江西省)九江(四川省)重慶(安徽省)蕪湖安慶蚌埠(東三省)奉天營口大連孫家台四平街長春吉林哈爾濱黑河黑龍江(特別區)張家口歸化多倫包頭熱河(海外)香港新加坡日本東京

發行部六百二十號

本號開設北京前門外廊房頭條東首路北天津估衣街東首路北歷有年所諸凡綢緞洋廣皮貨絨呢布疋無不俱備貨真價實尤蒙各界諸君子聯袂枉顧幾於迎接不暇而本號自當益加勉勵凡採辦各貨尤當格外加意核定價目力求克己以保我貨高價廉固有之名譽藉酬惠顧 諸君之雅意焉外埠函購均可郵寄特此敬告

本公司自發明鷄牌鑽針唱機唱片以來行銷各國已歷三十載此三十載中慘淡經營逐加研究成績斐然彰人耳目在中國早蒙 各界推許有執留聲機界牛耳之譽本公司受寵若驚不敢自足經年累月精益求精因之本牌唱機唱片得以愈推愈廣縱橫國內推原其故皆因本公司機件精良裝璜雅緻且出音清楚堅固耐用唱片均聘中國最有聲望之名角所唱 聲調清亮各擅專長北調南腔應有盡有即目下續出各名伶亦復陸續添入真可謂層出不窮唱 針則以鑽石所製既不損片又免掉換之勞更聘用音學大家精心驗配以期盡美無疵方出應世 各界喜聽本公司之唱片者必須購配本公司之雞牌唱 機方稱珠聯璧合若配非其機則恐本公司各大名角所唱之好戲有不能發揚原音於聽者之前也爰特將本公司雞牌商標登諸上角如荷 惠顧請認明此鷄牌商標庶不致誤

天津法租界中街百代公司敬啓

電話南局一四三四

本埠經售
家日興旭
街北首
本分行
電話總局
二八二號
外埠各大
商埠均有
經理

天津河北大胡同
電話總局三三五

症 喉 風 時 邪
 痧 腹 疼 霍 亂
 感冒 霍亂 吐瀉

請購服樂山補腎壯力丸

人身命脈發生之要訣者 惟腎一經部 康
關係 如腎經虛壯 氣血自然充足 神
生百病 無從侵入 故體質虛弱者 根本
保腎補腎為前提 若內腎虧損 初起頭暈眼花
耳聾蟬鳴 微覺辛勞 脊背即作酸麻 不覺過
艱難 行動心跳 動作氣喘 陽物萎縮 夢遺滑
精 陰之理由 皆因先天不足 虧損過早
幼稚婚娶 不知節慾 久而要失本源 不但百病
易生 甚到有絕嗣之患 事關子孫 誠補腎壯之
功 能補腎保腎滋補精血 體壯神之至
寶也 樂山補腎壯力丸 主治一症九腎虧損
勞過度 陽物萎縮 赤白淋濁 少年精衰
清夢遺精 赤白淋濁 夜多小便 尿後滴
精 精神困倦 目眩眼花 腰膝痠痛 風氣癱瘓
轉作氣喘 脊背痠痛 腰膝痠痛 風氣癱瘓
足麻木 步履艱難 週身懶惰 四肢無力 形容
枯瘦 夜不安寐 遺精百症 五勞七傷 形
症 月水愆期 赤白帶下 胃口呆滯 各症 每瓶
一元 每打十元 賜請認明 綠標蓋玻璃 雙鹿
球註冊商標 樂山補腎壯力丸 方不致誤 取友 捷路
謹此 認明 雙鹿 藥房

天津單街子老德記大藥房

藥房北京前門外大街東中華大藥房

保定華英藥房 街東中華藥房 中興藥房
寧遠德豐藥房 石家莊信德恒藥房 太原隆和藥房
房 漢華藥房 奉天中華藥房 鄭州中西藥房
順德華藥房 濟南中華藥房 安西西藥房
外 驗藥 價外 加運費二角

[illegible]

本行開辦五辦業務茲將行招來客之界仰祈
諸君見在押收時收
本行開辦五辦業務茲將行招來客之界仰祈
諸君見在押收時收
本行開辦五辦業務茲將行招來客之界仰祈
諸君見在押收時收

赤金常打首飾
不收工錢白銀
各種首飾大減
工價洋金鑲嵌
珠寶工細價廉
珍珠頭面獨朶
珠花洋藍白銀
麻姑壽星花瓶
等物一切特色
禮品裝簪非常
壯觀駕臨敝店
知言不謬也
陰歷九月二十
六日爲度
電話一八七八
三四三一

天津日報界福島街 電話總局一二二號

陽曆十月八日 午後九時十五分開演

世界大觀 一卷

一見哈哈笑 一卷

禍福無常 七卷

鄉下人纔到繁華都市之情景打個你死我活之情景

青年之目 不日開演

預告

瞬將屆旺季、征收當大有起色、故承辦者儘爲贏利、首先報効軍餉不貸云、最近河南財政廳、對於整理財政辦法、擬有多種、而雷厲風行、極意推廣者、則爲發行紙幣、計新組河南省銀行、各縣均設兌換所、暨推廣專員、名爲籌辦兌換、實則爲吸集現金而設、其法令各專員攜帶銀元票、五萬元以上至十萬元、到縣之後、與縣知事合辦、凡商民完糧納捐、一律不收現洋、須繳納河南省銀行所出銀票、故商民須持現洋、到兌換所換取銀票、再繳官廳、如是一轉移間、而現洋均吸集於兌換所、轉解財政廳矣、每縣以十萬計之、合全省共一百零八縣、則爲一千餘萬現洋、當局羅掘之手段、可謂無微不至矣、

字林西轍廣西龍州九月十六日通信云、龍州以今夏大水、受損失極重、據海關測量、當七八月之交、水平線之高、爲歷來所未有、水未發之前、大雨旬日、其最後之一晚、雨量約有八寸、於是江

水陡漲，迄於七十五尺始止，兩岸溢流漫至數英里之外，傍岸草屋家畜均被沖去，當大水及龍州城於兩岸逐漸漲高時，附近人民，即將其廬舍拆毀遷徙，然不久低窪街道之房屋，便盡陷水中，水面上及棧房之樓面，其地勢較高之街道，則幾成運河，水深約六七尺，江南岸之海關，四面爲水所隔離，其中各屋亦互相隔斷，乃以舢板於辦公處及人員住所擺渡，江面接通地市及南岸之鐵橋，兩端盡沒於水中，橋身當時已有被急流沖去之恐慌，至磚石之建築堆棧及

住屋等，多數頽壞，各處石橋，因不能抵當水力，頗多折斷，因此交通被其障

礙之處甚多、人民紛紛以舢板撿取被水
之物品、至人民之死於水、及死於一舢板
之著火者、亦頗不少、中法交際數里之
高濱(譯音)地方、受水損尤鉅、該地爲
法政府之軍區、經法國安南政府極力整
頓、已成爲一歐洲式之市鎮、據聞現在
全市五分之三、猶在水中、至築路工程
、現在非但因水不能進行、且路身被水
沖壞多數、現在修理工程、雖在急進、
然僅限於橋梁、其他部分、尙未遑兼及
、而現在則希望於三個月內竣工云、

美商利安洋行廣告

新由美國運到螺絲釘大小尺寸及各種號碼均全每百斤只售行平銀八兩欲購者請駕臨敝行可也

新到斯圖比克汽車一輛汽缸鞏固機械靈敏價格從廉欲購諸君請駕臨敝行一觀可也

本行存有馬車一輛馬鞍全套價格從廉欲購從速

利安洋行特別啓事

本行經各股東議決將以前本行附設周立洋行之事業現已取消

英界董事道十號電話南局三百九十七號

總數五千元

有獎儲蓄券

希望無窮



利益宏厚

獎額一萬元

每張銀拾元

號八廿月十

開籤

號廿月九

願勿失良機早來得獎

頭獎 五千元一銀

二獎 一千元一銀

三獎 五百元四張

四獎 二百元十張

倘不得獎亦得隨時向本公司或代理鋪領回銀六元

儲蓄二年以上者照左列章程發還之

儲蓄二年以上者發還八元

儲蓄三年以上者發還九元

儲蓄四年以上者發還十元

儲蓄五年以上者發還十二元

天津日界壽街二十九號

中日共益儲蓄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總局一六六五

欲為代埋者請到本公司面議

雙妹走牌



天津大胡同廣生行總批發

本行所製之紅白雪花膏中外馳名無庸贅述更有一種軟筒裝雪花膏旅行便宜誠特別改良之妙品請為試之
 白色大號四毛 一號毛二五 三號一毛五
 白色軟筒裝 大號三毛 二號一毛五

行環球不脛而走無論新咳久咳痰咳以及寒痰熱痰風痰濕

此丹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老
弱少年陰虛我伐過度見色流
以及五癆七傷諸虛百損等症服

痔瘡之症種類繁多成瘰成塊或
瘰者爲痔如瀉血淋漓管長數
尺或水腫血脫肛垂痛者爲漏以

專治男婦陽梅毒魚口橫痃下
疳石淋赤白濁白帶以及無
名腫毒等症服此丸每服五粒大更

南洋仰光

永安堂虎標萬金油

此油在秋冬之寒常用時大
科能治牙痛蛇咬火傷火燙傷
一治肺熱秋冷新舊傷風咳嗽
名勝毒四治一切痧症酒毒
一切頭暈不出二分錢即見效

治胃病食積寒熱嘔胃下痢失眠等症
治口臭 六治扶邪驅氣味每包大群一
用藥之立見效驗請多購試明虛萬

三治風科逆氣脚及驚

本埠新聞

促國民自決之通電

天津總商會、昨接上海五路商聯會電云、吾國軍閥之專橫、甚於猛獸、議員之無恥、甚於犬豕、專橫不去、何以安處、無恥不革、何以立國、溯自武昌舉義、以迄今茲、十二年間、禍亂相乘、生靈塗炭、視約法如弁髦、等主人若芻狗、包藏禍心、竊竊大位、紀綱不振、法統凌夷、專橫者、猶復昌言守法、無恥者、乃竟高唱賄選、肆無忌憚、極惡窮凶、靡有底止、我同胞處主人之地、執獲賄選之權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今日者、僞選勢、正掀騰、賊胆益壯、存亡絕續、一髮千鈞、且上海為萬國觀瞻所繫、尤為羣衆團結之樞、正義暴發、不獨可以喚醒同胞、急起救傾、實足以促專橫者之猛省、無恥者之回頭、敝會主持公道、激揚大義、願我同胞、各本良心、共謀捷伐、伸民意、擴民權、鋤惡賊、除弊選、要非不納租稅、嚴重對付、不足以制其死命也、倘仍躊躇觀望、任賄選之告成、憑城狐之有藉、則是自甘託命於淫威之下、胥溺於尤大之禍、危巢一覆、安有完卵耶、至於民六八之議員、守正不阿者、固屬不少、逐賄若腥者、實居多數、試問行賄之金錢、非取自吾人之膏血乎、逐賄之議員、非自諸吾人之產生乎、今竟行同犬豕、不顧本根、尤當速推各省代表、督促撤回、一本民意、依法選舉、國事庶乎有濟、法統得可重光、苟昧信本埠總商會之民法廷議、欺人之謬說、泊夫河東尉士之和平論、召禍變相、究何濟乎眉睫之憂、適足以促覆亡之浩劫耳、義憤所在、毋各夢夢云云、

嚴拿匪徒之獎賞

直隸省巡按使署、以邇來野心之徒、蓄謀擾亂、乘機煽惑、近據探報、現有匪黨分赴各地、拋放炸彈、希圖傷害要人、實行破壞計畫、陰險險惡、殊堪痛恨、亟應飭令軍警憲兵稽查、一體認真搜拿、如獲一犯賞洋一千元、官長從優優予獎勵、以示鼓勵云、

駐津二十三師有開拔說

自王孝伯長直後、即將所帶之二十三師司令部稽查處等軍警處、皆移駐津、近王王督直之消息日盛、擬將所駐津各部軍隊、皆遷往保定、以便隨時遣用、現聞該司令部軍警等處、皆將行裝收拾妥協、以備開拔云、

趙縣知事電詢募兵之真相

趙縣知事以該縣境內、近有自稱十六混成旅者來縣募兵、然事先既未奉令知、臨時又未見該旅印文、突如其來、頗多疑點、該縣知事、為慎重起見、昨已電明省長、請為轉咨該旅旅長官、嗣後無論何旅、來此募兵必須持有印文、以昭信守、聞王省長、現已咨請保定巡閱使、查核辦矣云云、

青年會之秋季同樂會

東馬路青年會童子部、於前日下午七句鐘、開秋季同樂大會、是晚到會會員約有三百餘人、由該部委員長喬錦堂主席、茲將開會秩序紀之如下、(一)音樂會、(二)武術表演、(三)遠足隊表演、(四)相聲、(五)華九、金聲、(五)幻術、童子部會員、(六)發獎、(七)報告、(八)王曉萬報告赴烟台青年會參觀該處野蠻與家畜、及該處工作之優劣並異同、又由徐文連報告烟台平民學校之良善、是晚所有音樂相聲等皆極有興趣、鼓掌聲不絕於耳、至十時始散會而散、

武強縣拿獲盜犯之疑點

武強縣小範鎮、日前出有強盜殺人一案、旋經差役拿獲呂辛二名、指為強盜、嚴刑毒打、訊以兇器、呂供兇刀一把、交其叔父呂書全收、當將呂書全傳案、拘訊呂書全受刑不過、暗囑家中購買新刀一把、投之井內、復令人撈出交案、作為殺人凶器、新刀上無血跡、武強縣據為證據確鑿、已按照懲治盜匪法、詳請省公署核辦矣、

省令各縣錄用自治學員

直隸省長公署、昨訓令各縣知事文云、案准內務部咨開、前據本部地方自治模範講習所呈稱、職所轄第三班各省區選送學員人數、比較一二屆僅及其半、各地方資格相合、向學情殷、自行呈請肄業、以與定章未符、被斥者甚夥、擬設所廣儲人才之旨、似未合、擬援照行政講習所校外修業辦法、由職所招收合於定章人員、來所修業、所有學科及學期亦均按章辦理、將來認真試驗成績、由所呈請核給修業證書、並懇由部將各員姓名成績、咨送各該縣地方行政長官、以備自治實行後、由各長官酌量為各自治執行機關人員之用、等情到部、當經令准照辦、嗣因該所裁撤此項校外修業事宜、即由本部繼續辦理、現在各該員修業證書、業經派員核定、除分別給予修業證書外、相應開列各該員姓名籍貫成績單一紙、咨請貴省長查照、轉飭所屬酌予錄用可也、等因准此、合行抄奉令仰各縣遵照此令云云、

模範女學舉行慶祝

河東李公樓模範女學校、定於國慶日舉行慶祝會、茲將其開會秩序、預誌於下、(一)主席致開會詞、(二)嘉賓女士、(三)全體、(四)演說、(五)國歌、(六)全體、(七)演說、(八)演說、(九)演說、(十)演說、(十一)演說、(十二)演說、(十三)演說、(十四)演說、(十五)演說、(十六)演說、(十七)演說、(十八)演說、(十九)演說、(二十)演說、(二十一)演說、(二十二)演說、(二十三)演說、(二十四)演說、(二十五)演說、(二十六)演說、(二十七)演說、(二十八)演說、(二十九)演說、(三十)演說、(三十一)演說、(三十二)演說、(三十三)演說、(三十四)演說、(三十五)演說、(三十六)演說、(三十七)演說、(三十八)演說、(三十九)演說、(四十)演說、(四十一)演說、(四十二)演說、(四十三)演說、(四十四)演說、(四十五)演說、(四十六)演說、(四十七)演說、(四十八)演說、(四十九)演說、(五十)演說、(五十一)演說、(五十二)演說、(五十三)演說、(五十四)演說、(五十五)演說、(五十六)演說、(五十七)演說、(五十八)演說、(五十九)演說、(六十)演說、(六十一)演說、(六十二)演說、(六十三)演說、(六十四)演說、(六十五)演說、(六十六)演說、(六十七)演說、(六十八)演說、(六十九)演說、(七十)演說、(七十一)演說、(七十二)演說、(七十三)演說、(七十四)演說、(七十五)演說、(七十六)演說、(七十七)演說、(七十八)演說、(七十九)演說、(八十)演說、(八十一)演說、(八十二)演說、(八十三)演說、(八十四)演說、(八十五)演說、(八十六)演說、(八十七)演說、(八十八)演說、(八十九)演說、(九十)演說、(九十一)演說、(九十二)演說、(九十三)演說、(九十四)演說、(九十五)演說、(九十六)演說、(九十七)演說、(九十八)演說、(九十九)演說、(一百)演說、(一百零一)演說、(一百零二)演說、(一百零三)演說、(一百零四)演說、(一百零五)演說、(一百零六)演說、(一百零七)演說、(一百零八)演說、(一百零九)演說、(一百一十)演說、(一百一十一)演說、(一百一十二)演說、(一百一十三)演說、(一百一十四)演說、(一百一十五)演說、(一百一十六)演說、(一百一十七)演說、(一百一十八)演說、(一百一十九)演說、(一百二十)演說、(一百二十一)演說、(一百二十二)演說、(一百二十三)演說、(一百二十四)演說、(一百二十五)演說、(一百二十六)演說、(一百二十七)演說、(一百二十八)演說、(一百二十九)演說、(一百三十)演說、(一百三十一)演說、(一百三十二)演說、(一百三十三)演說、(一百三十四)演說、(一百三十五)演說、(一百三十六)演說、(一百三十七)演說、(一百三十八)演說、(一百三十九)演說、(一百四十)演說、(一百四十一)演說、(一百四十二)演說、(一百四十三)演說、(一百四十四)演說、(一百四十五)演說、(一百四十六)演說、(一百四十七)演說、(一百四十八)演說、(一百四十九)演說、(一百五十)演說、(一百五十一)演說、(一百五十二)演說、(一百五十三)演說、(一百五十四)演說、(一百五十五)演說、(一百五十六)演說、(一百五十七)演說、(一百五十八)演說、(一百五十九)演說、(一百六十)演說、(一百六十一)演說、(一百六十二)演說、(一百六十三)演說、(一百六十四)演說、(一百六十五)演說、(一百六十六)演說、(一百六十七)演說、(一百六十八)演說、(一百六十九)演說、(一百七十)演說、(一百七十一)演說、(一百七十二)演說、(一百七十三)演說、(一百七十四)演說、(一百七十五)演說、(一百七十六)演說、(一百七十七)演說、(一百七十八)演說、(一百七十九)演說、(一百八十)演說、(一百八十一)演說、(一百八十二)演說、(一百八十三)演說、(一百八十四)演說、(一百八十五)演說、(一百八十六)演說、(一百八十七)演說、(一百八十八)演說、(一百八十九)演說、(一百九十)演說、(一百九十一)演說、(一百九十二)演說、(一百九十三)演說、(一百九十四)演說、(一百九十五)演說、(一百九十六)演說、(一百九十七)演說、(一百九十八)演說、(一百九十九)演說、(二百)演說、(二百零一)演說、(二百零二)演說、(二百零三)演說、(二百零四)演說、(二百零五)演說、(二百零六)演說、(二百零七)演說、(二百零八)演說、(二百零九)演說、(二百一十)演說、(二百一十一)演說、(二百一十二)演說、(二百一十三)演說、(二百一十四)演說、(二百一十五)演說、(二百一十六)演說、(二百一十七)演說、(二百一十八)演說、(二百一十九)演說、(二百二十)演說、(二百二十一)演說、(二百二十二)演說、(二百二十三)演說、(二百二十四)演說、(二百二十五)演說、(二百二十六)演說、(二百二十七)演說、(二百二十八)演說、(二百二十九)演說、(二百三十)演說、(二百三十一)演說、(二百三十二)演說、(二百三十三)演說、(二百三十四)演說、(二百三十五)演說、(二百三十六)演說、(二百三十七)演說、(二百三十八)演說、(二百三十九)演說、(二百四十)演說、(二百四十一)演說、(二百四十二)演說、(二百四十三)演說、(二百四十四)演說、(二百四十五)演說、(二百四十六)演說、(二百四十七)演說、(二百四十八)演說、(二百四十九)演說、(二百五十)演說、(二百五十一)演說、(二百五十二)演說、(二百五十三)演說、(二百五十四)演說、(二百五十五)演說、(二百五十六)演說、(二百五十七)演說、(二百五十八)演說、(二百五十九)演說、(二百六十)演說、(二百六十一)演說、(二百六十二)演說、(二百六十三)演說、(二百六十四)演說、(二百六十五)演說、(二百六十六)演說、(二百六十七)演說、(二百六十八)演說、(二百六十九)演說、(二百七十)演說、(二百七十一)演說、(二百七十二)演說、(二百七十三)演說、(二百七十四)演說、(二百七十五)演說、(二百七十六)演說、(二百七十七)演說、(二百七十八)演說、(二百七十九)演說、(二百八十)演說、(二百八十一)演說、(二百八十二)演說、(二百八十三)演說、(二百八十四)演說、(二百八十五)演說、(二百八十六)演說、(二百八十七)演說、(二百八十八)演說、(二百八十九)演說、(二百九十)演說、(二百九十一)演說、(二百九十二)演說、(二百九十三)演說、(二百九十四)演說、(二百九十五)演說、(二百九十六)演說、(二百九十七)演說、(二百九十八)演說、(二百九十九)演說、(三百)演說、(三百零一)演說、(三百零二)演說、(三百零三)演說、(三百零四)演說、(三百零五)演說、(三百零六)演說、(三百零七)演說、(三百零八)演說、(三百零九)演說、(三百一十)演說、(三百一十一)演說、(三百一十二)演說、(三百一十三)演說、(三百一十四)演說、(三百一十五)演說、(三百一十六)演說、(三百一十七)演說、(三百一十八)演說、(三百一十九)演說、(三百二十)演說、(三百二十一)演說、(三百二十二)演說、(三百二十三)演說、(三百二十四)演說、(三百二十五)演說、(三百二十六)演說、(三百二十七)演說、(三百二十八)演說、(三百二十九)演說、(三百三十)演說、(三百三十一)演說、(三百三十二)演說、(三百三十三)演說、(三百三十四)演說、(三百三十五)演說、(三百三十六)演說、(三百三十七)演說、(三百三十八)演說、(三百三十九)演說、(三百四十)演說、(三百四十一)演說、(三百四十二)演說、(三百四十三)演說、(三百四十四)演說、(三百四十五)演說、(三百四十六)演說、(三百四十七)演說、(三百四十八)演說、(三百四十九)演說、(三百五十)演說、(三百五十一)演說、(三百五十二)演說、(三百五十三)演說、(三百五十四)演說、(三百五十五)演說、(三百五十六)演說、(三百五十七)演說、(三百五十八)演說、(三百五十九)演說、(三百六十)演說、(三百六十一)演說、(三百六十二)演說、(三百六十三)演說、(三百六十四)演說、(三百六十五)演說、(三百六十六)演說、(三百六十七)演說、(三百六十八)演說、(三百六十九)演說、(三百七十)演說、(三百七十一)演說、(三百七十二)演說、(三百七十三)演說、(三百七十四)演說、(三百七十五)演說、(三百七十六)演說、(三百七十七)演說、(三百七十八)演說、(三百七十九)演說、(三百八十)演說、(三百八十一)演說、(三百八十二)演說、(三百八十三)演說、(三百八十四)演說、(三百八十五)演說、(三百八十六)演說、(三百八十七)演說、(三百八十八)演說、(三百八十九)演說、(三百九十)演說、(三百九十一)演說、(三百九十二)演說、(三百九十三)演說、(三百九十四)演說、(三百九十五)演說、(三百九十六)演說、(三百九十七)演說、(三百九十八)演說、(三百九十九)演說、(四百)演說、(四百零一)演說、(四百零二)演說、(四百零三)演說、(四百零四)演說、(四百零五)演說、(四百零六)演說、(四百零七)演說、(四百零八)演說、(四百零九)演說、(四百一十)演說、(四百一十一)演說、(四百一十二)演說、(四百一十三)演說、(四百一十四)演說、(四百一十五)演說、(四百一十六)演說、(四百一十七)演說、(四百一十八)演說、(四百一十九)演說、(四百二十)演說、(四百二十一)演說、(四百二十二)演說、(四百二十三)演說、(四百二十四)演說、(四百二十五)演說、(四百二十六)演說、(四百二十七)演說、(四百二十八)演說、(四百二十九)演說、(四百三十)演說、(四百三十一)演說、(四百三十二)演說、(四百三十三)演說、(四百三十四)演說、(四百三十五)演說、(四百三十六)演說、(四百三十七)演說、(四百三十八)演說、(四百三十九)演說、(四百四十)演說、(四百四十一)演說、(四百四十二)演說、(四百四十三)演說、(四百四十四)演說、(四百四十五)演說、(四百四十六)演說、(四百四十七)演說、(四百四十八)演說、(四百四十九)演說、(四百五十)演說、(四百五十一)演說、(四百五十二)演說、(四百五十三)演說、(四百五十四)演說、(四百五十五)演說、(四百五十六)演說、(四百五十七)演說、(四百五十八)演說、(四百五十九)演說、(四百六十)演說、(四百六十一)演說、(四百六十二)演說、(四百六十三)演說、(四百六十四)演說、(四百六十五)演說、(四百六十六)演說、(四百六十七)演說、(四百六十八)演說、(四百六十九)演說、(四百七十)演說、(四百七十一)演說、(四百七十二)演說、(四百七十三)演說、(四百七十四)演說、(四百七十五)演說、(四百七十六)演說、(四百七十七)演說、(四百七十八)演說、(四百七十九)演說、(四百八十)演說、(四百八十一)演說、(四百八十二)演說、(四百八十三)演說、(四百八十四)演說、(四百八十五)演說、(四百八十六)演說、(四百八十七)演說、(四百八十八)演說、(四百八十九)演說、(四百九十)演說、(四百九十一)演說、(四百九十二)演說、(四百九十三)演說、(四百九十四)演說、(四百九十五)演說、(四百九十六)演說、(四百九十七)演說、(四百九十八)演說、(四百九十九)演說、(五百)演說、(五百零一)演說、(五百零二)演說、(五百零三)演說、(五百零四)演說、(五百零五)演說、(五百零六)演說、(五百零七)演說、(五百零八)演說、(五百零九)演說、(五百一十)演說、(五百一十一)演說、(五百一十二)演說、(五百一十三)演說、(五百一十四)演說、(五百一十五)演說、(五百一十六)演說、(五百一十七)演說、(五百一十八)演說、(五百一十九)演說、(五百二十)演說、(五百二十一)演說、(五百二十二)演說、(五百二十三)演說、(五百二十四)演說、(五百二十五)演說、(五百二十六)演說、(五百二十七)演說、(五百二十八)演說、(五百二十九)演說、(五百三十)演說、(五百三十一)演說、(五百三十二)演說、(五百三十三)演說、(五百三十四)演說、(五百三十五)演說、(五百三十六)演說、(五百三十七)演說、(五百三十八)演說、(五百三十九)演說、(五百四十)演說、(五百四十一)演說、(五百四十二)演說、(五百四十三)演說、(五百四十四)演說、(五百四十五)演說、(五百四十六)演說、(五百四十七)演說、(五百四十八)演說、(五百四十九)演說、(五百五十)演說、(五百五十一)演說、(五百五十二)演說、(五百五十三)演說、(五百五十四)演說、(五百五十五)演說、(五百五十六)演說、(五百五十七)演說、(五百五十八)演說、(五百五十九)演說、(五百六十)演說、(五百六十一)演說、(五百六十二)演說、(五百六十三)演說、(五百六十四)演說、(五百六十五)演說、(五百六十六)演說、(五百六十七)演說、(五百六十八)演說、(五百六十九)演說、(五百七十)演說、(五百七十一)演說、(五百七十二)演說、(五百七十三)演說、(五百七十四)演說、(五百七十五)演說、(五百七十六)演說、(五百七十七)演說、(五百七十八)演說、(五百七十九)演說、(五百八十)演說、(五百八十一)演說、(五百八十二)演說、(五百八十三)演說、(五百八十四)演說、(五百八十五)演說、(五百八十六)演說、(五百八十七)演說、(五百八十八)演說、(五百八十九)演說、(五百九十)演說、(五百九十一)演說、(五百九十二)演說、(五百九十三)演說、(五百九十四)演說、(五百九十五)演說、(五百九十六)演說、(五百九十七)演說、(五百九十八)演說、(五百九十九)演說、(六百)演說、(六百零一)演說、(六百零二)演說、(六百零三)演說、(六百零四)演說、(六百零五)演說、(六百零六)演說、(六百零七)演說、(六百零八)演說、(六百零九)演說、(六百一十)演說、(六百一十一)演說、(六百一十二)演說、(六百一十三)演說、(六百一十四)演說、(六百一十五)演說、(六百一十六)演說、(六百一十七)演說、(六百一十八)演說、(六百一十九)演說、(六百二十)演說、(六百二十一)演說、(六百二十二)演說、(六百二十三)演說、(六百二十四)演說、(六百二十五)演說、(六百二十六)演說、(六百二十七)演說、(六百二十八)演說、(六百二十九)演說、(六百三十)演說、(六百三十一)演說、(六百三十二)演說、(六百三十三)演說、(六百三十四)演說、(六百三十五)演說、(六百三十六)演說、(六百三十七)演說、(六百三十八)演說、(六百三十九)演說、(六百四十)演說、(六百四十一)演說、(六百四十二)演說、(六百四十三)演說、(六百四十四)演說、(六百四十五)演說、(六百四十六)演說、(六百四十七)演說、(六百四十八)演說、(六百四十九)演說、(六百五十)演說、(六百五十一)演說、(六百五十二)演說、(六百五十三)演說、(六百五十四)演說、(六百五十五)演說、(六百五十六)演說、(六百五十七)演說、(六百五十八)演說、(六百五十九)演說、(六百六十)演說、(六百六十一)演說、(六百六十二)演說、(六百六十三)演說、(六百六十四)演說、(六百六十五)演說、(六百六十六)演說、(六百六十七)演說、(六百六十八)演說、(六百六十九)演說、(六百七十)演說、(六百七十一)演說、(六百七十二)演說、(六百七十三)演說、(六百七十四)演說、(六百七十五)演說、(六百七十六)演說、(六百七十七)演說、(六百七十八)演說、(六百七十九)演說、(六百八十)演說、(六百八十一)演說、(六百八十二)演說、(六百八十三)演說、(六百八十四)演說、(六百八十五)演說、(六百八十六)演說、(六百八十七)演說、(六百八十八)演說、(六百八十九)演說、(六百九十)演說、(六百九十一)演說、(六百九十二)演說、(六百九十三)演說、(六百九十四)演說、(六百九十五)演說、(六百九十六)演說、(六百九十七)演說、(六百九十八)演說、(六百九十九)演說、(七百)演說、(七百零一)演說、(七百零二)演說、(七百零三)演說、(七百零四)演說、(七百零五)演說、(七百零六)演說、(七百零七)演說、(七百零八)演說、(七百零九)演說、(七百一十)演說、(七百一十一)演說、(七百一十二)演說、(七百一十三)演說、(七百一十四)演說、(七百一十五)演說、(七百一十六)演說、(七百一十七)演說、(七百一十八)演說、(七百一十九)演說、(七百二十)演說、(七百二十一)演說、(七百二十二)演說、(七百二十三)演說、(七百二十四)演說、(七百二十五)演說、(七百二十六)演說、(七百二十七)演說、(七百二十八)演說、(七百二十九)演說、(七百三十)演說、(七百三十一)演說、(七百三十二)演說、(七百三十三)演說、(七百三十四)演說、(七百三十五)演說、(七百三十六)演說、(七百三十七)演說、(七百三十八)演說、(七百三十九)演說、(七百四十)演說、(七百四十一)演說、(七百四十二)演說、(七百四十三)演說、(七百四十四)演說、(七百四十五)演說、(七百四十六)演說、(七百四十七)演說、(七百四十八)演說、(七百四十九)演說、(七百五十)演說、(七百五十一)演說、(七百五十二)演說、(七百五十三)演說、(七百五十四)演說、(七百五十五)演說、(七百五十六)演說、(七百五十七)演說、(七百五十八)演說、(七百五十九)演說、(七百六十)演說、(七百六十一)演說、(七百六十二)演說、(七百六十三)演說、(七百六十四)演說、(七百六十五)演說、(七百六十六)演說、(七百六十七)演說、(七百六十八)演說、(七百六十九)演說、(七百七十)演說、(七百七十一)演說、(七百七十二)演說、(七百七十三)演說、(七百七十四)演說、(七百七十五)演說、(七百七十六)演說、(七百七十七)演說、(七百七十八)演說、(七百七十九)演說、(七百八十)演說、(七百八十一)演說、(七百八十二)演說、(七百八十三)演說、(七百八十四)演說、(七百八十五)演說、(七百八十六)演說、(七百八十七)演說、(七百八十八)演說、(七百八十九)演說、(七百九十)演說、(七百九十一)演說、(七百九十二)演說、(七百九十三)演說、(七百九十四)演說、(七百九十五)演說、(七百九十六)演說、(七百九十七)演說、(七百九十八)演說、(七百九十九)演說、(八百)演說、(八百零一)演說、(八百零二)演說、(八百零三)演說、(八百零四)演說、(八百零五)演說、(八百零六)演說、(八百零七)演說、(八百零八)演說、(八百零九)演說、(八百一十)演說、(八百一十一)演說、(八百一十二)演說、(八百一十三)演說、(八百一十四)演說、(八百一十五)演說、(八百一十六)演說、(八百一十七)演說、(八百一十八)演說、(八百一十九)演說、(八百二十)演說、(八百二十一)演說、(八百二十二)演說、(八百二十三)演說、(八百二十四)演說、(八百二十五)演說、(八百二十六)演說、(八百二十七)演說、(八百二十八)演說、(八百二十九)演說、(八百三十)演說、(八百三十一)演說、(八百三十二)演說、(八百三十三)演說、(八百三十四)演說、(八百三十五)演說、(八百三十六)演說、(八百三十七)演說、(八百三十八)演說、(八百三十九)演說、(八百四十)演說、(八百四十一)演說、(八百四十二)演說、(八百四十三)演說、(八百四十四)演說、(八百四十五)演說、(八百四十六)演說、(八百四十七)演說、(八百四十八)演說、(八百四十九)演說、(八百五十)演說、(八百五十一)演說、(八百五十二)演說、(八百五十三)演說、(八百五十四)演說、(八百五十五)演說、(八百五十六)演說、(八百五十七)演說、(八百五十八)演說、(八百五十九)演說、(八百六十)演說、(八百六十一)演說、(八百六十二)演說、(八百六十三)演說、(八百六十四)演說、(八百六十五)演說、(八百六十六)演說、(八百六十七)演說、(八百六十八)演說、(八百六十九)演說、(八百七十)演說、(八百七十一)演說、(八百七十二)演說、(八百七十三)演說、(八百七十四)演說、(八百七十五)演說、(八百七十六)演說、(八百七十七)演說、(八百七十八)演說、(八百七十九)演說、(八百八十)演說、(八百八十一)演說、(八百八十二)演說、(八百八十三)演說、(八百八十四)演說、(八百八十五)演說、(八百八十六)演說、(八百八十七)演說、(八百八十八)演說、(八百八十九)演說、(八百九十)演說、(八百九十一)演說、(八百九十二)演說、(八百九十三)演說、(八百九十四)演說、(八百九十五)演說、(八百九十六)演說、(八百九十七)演說、(八百九十八)演說、(八百九十九)演說、(九百)演說、(九百零一)演說、(九百零二)演說、(九百零三)演說、(九百零四)演說、(九百零五)演說、(九百零六)演說、(九百零七)演說、(九百零八)演說、(九百零九)演說、(九百一十)演說、(九百一十一)演說、(九百一十二)演說、(九百一十三)演說、(九百一十四)演說、(九百一十五)演說、(九百一十六)演說、(九百一十七)演說、(九百一十八)演說、(九百一十九)演說、(九百二十)演說、(九百二十一)演說、(九百二十二)演說、(九百二十三)演說、(九百二十四)演說、(九百二十五)演說、(九百二十六)演說、(九百二十七)演說、(九百二十八)演說、(九百二十九)演說、(九百三十)演說、(九百三十一)演說、(九百三十二)演說、(九百三十三)演說、(九百三十四)演說、(九百三十五)演說、(九百三十六)演說、(九百三十七)演說、(九百三十八)演說、(九百三十九)演說、(九百四十)演說、(九百四十一)演說、(九百四十二)演說、(九百四十三)演說、(九百四十四)演說、(九百四十五)演說、(九百四十六)演說、(九百四十七)演說、(九百四十八)演說、(九百四十九)演說、(九百五十)演說、(九百五十一)演說、(九百五十二)演說、(九百五十三)演說、(九百五十四)演說、(九百五十五)演說、(九百五十六)演說、(九百五十七)演說、(九百五十八)演說、(九百五十九)演說、(九百六十)演說、(九百六十一)演說、(九百六十二)演說、(九百六十三)演說、(九百六十四)演說、(九百六十五)演說、(九百六十六)演說、(九百六十七)演說、(九百六十八)演說、(九百六十九)演說、(九百七十)演說、(九百七十一)演說、(九百七十二)演說、(九百七十三)演說、(九百七十四)演說、(九百七十五)演說、(九百七十六)演說、(九百七十七)演說、(九百七十八)演說、(九百七十九)演說、(九百八十)演說、(九百八十一)演說、(九百八十二)演說、(九百八十三)演說、(九百八十四)演說、(九百八十五)演說、(九百八十六)演說、(九百八十七)演說、(九百八十八)演說、(九百八十九)演說、(九百九十)演說、(九百九十一)演說、(九百九十二)演說、(九百九十三)演說、(九百九十四)演說、(九百九十五)演說、(九百九十六)演說、(九百九十七)演說、(九百九十八)演說、(九百九十九)演說、(一千)演說、(一千零一)演說、(一千零二)演說、(一千零三)演說、(一千零四)演說、(一千零五)演說、(一千零六)演說、(一千零七)演說、(一千零八)演說、(一千零九)演說、(一千一十)演說、(一千一十一)演說、(一千一十二)演說、(一千一十三)演說、(一千一十四)演說、(一千一十五)演說、(一千一十六)演說、(一千一十七)演說、(一千一十八)演說、(一千一十九)演說、(一千二十)演說、(一千二十一)演說、(一千二十二)演說、(一千二十三)演說、(一千二十四)演說、(一千二十五)演說、(一千二十六)演說、(一千二十七)演說、(一千二十八)演說、(一千二十九)演說、(一千三十)演說、(一千三十一)演說、(一千三十二)演說、(一千三十三)演說、(一千三十四)演說、(一千三十五)演說、(一千三十六)演說、(一千三十七)演說、(一千三十八)演說、(一千三十九)演說、(一千四十)演說、(一千四十一)演說、(一千四十二)演說、(一千四十三)演說、(一千四十四)演說、(一千四十五)演說、(一千四十六)演說、(一千四十七)演說、(一千四十八)演說、(一千四十九)演說、(一千五十)演說、(一千五十一)演說、(一千五十二)演說、(一千五十三)演說、(一千五十四)演說、(一千五十五)演說、(一千五十六)演說、(一千五十七)演說、(一千五十八)演說、(一千五十九)演說、(一千六十)演說、(一千六十一)演說、(一千六十二)演說、(一千六十三)演說、(一千六十四)演說、(一千六十五)演說、(一千六十六)演說、(一千六十七)演說、(一千六十八)演說、(一千六十九)演說、(一千七十)演說、(一千七十一)演說、(一千七十二)演說、(一千七十三)演說、(一千七十四)演說、(一千七十五)演說、(一千七十六)演說、(一千七十七)演說、(一千七十八)演說、(一千七十九)演說、(一千八十)演說、(一千八十一)演說、(一千八十二)演說、(一千八十三)演說、(一千八十四)演說、(一千八十五)演說、(一千八十六)演說、(一千八十七)演說、(一千八十八)演說、(一千八十九)演說、(一千九十)演說、(一千九十一)演說、(一千九十二)演說、(一千九十三)演說、(一千九十四)演說、(一千九十五)演說、(一千九十六)演說、(一千九十七)演說、(一千九十八)演說、(一千九十九)演說、(二千)演說、(二千零一)演說、(二千零二)演說、(二千零三)演說、(二千零四)演說、(二千零五)演說、(二千零六)演說、(二千零七)演說、(二千零八)演說、(二千零九)演說、(二千一十)演說、(二千一十一)演說、(二千一十二)演說、(二千一十三)演說、(二千一十四)演說、(二千一十五)演說、(二千一十六)演說、(二千一十七)演說、(二千一十八)演說、(二千一十九)演說、(二千二十)演說、(二千二十一)演說、(二千二十二)演說、(二千二十三)演說、(二千二十四)演說、(二千二十五)演說、(二千二十六)演說、(二千二十七)演說、(二千二十八)演說、(二千二十九)演說、(二千三十)演說、(二千三十一)演說、(二千三十二)演說、(二千三十三)演說、(二千三十四)演說、(二千三十五)演說、(二千三十六)演說、(二千三十七)演說、(二千三十八)演說、(二千三十九)演說、(二千四十)演說、(二千四十一)演說、(二千四十二)演說、(二千四十三)演說、(二千四十四)演說、(二千四十五)演說、(二千四十六)演說、(二千四十七)演說、(二千四十八)演說、(二千四十九)演說、(二千五十)演說、(二千五十一)演說、(二千五十二)演說、(二千五十三)演說、(二千五十四)演說、(二千五十五)演說、(二千五十六)演說、(二千五十七)演說、(二千五十八)演說、(二千五十九)演說、(二千六十)演說、(二千六十一)演說、(二千六十二)演說、(二千六十三)演說、(二千六十四)演說、(二千六十五)演說、(二千六十六)演說、(二千六十七)演說、(二千六十八)演說、(二千六十九)演說、(二千七十)演說、(二千七十一)演說、(二千七十二)演說、(二千七十三)演說、(二千七十四)演說、(二千七十五)演說、(二千七十六)演說、(二千七十七)演說、(二千七十八)演說、(二千七十九)演說、(二千八十)演說、(二千八十一)演說、(二千八十二)演說、(二千八十三)演說、(二千八十四)演說、(二千八十五)演說、(二千八十六)演說、(二千八十七)演說、(二千八十八)演說、(二千八十九)演說、(二千九十)演說、(二千九十一)演說、(二千九十二)演說、(二千九十三)演說、(二千九十四)演說、(二千九十五)演說、(二千九十六)演說、(二千九十七)演說、(二千九十八)演說、(二千九十九)演說、(三千)演說、(三千零一)演說、(三千零二)演說、(三千零三)演說、(三千零四)演說、(三千零五)演說、(三千零六)演說、(三千零七)演說、(三千零八)演說、(三千零九)演說、(三千一十)演說、(三千一十一)演說、(三千一十二)演說、(三千一十三)演說、(三千一十四)演說、(三千一十五)演說、(三千一十六)演說、(三千一十七)演說、(三千一十八)演說、(三千一十九)演說、(三千二十)演說、(三千二十一)演說、(三千二十二)演說、(三千二十三)演說、(三千二十四)演說、(三千二十五)演說、(三千二十六)演說、(三千二十七)演說、(三千二十八)演說、(三千二十九)演說、(三千三十)演說、(三千三十一)演說、(三千三十二)演說、(三千三十三)演說、(三千三十四)演說、(三千三十五)演說、(三千三十六)演說、(三千三十七)演說、(三千三十八)演說、(三千三十九)演說、(三千四十)演說、(三千四十一)演說、(三千四十二)演說、(三千四十三)演說、(三千四十四)演說、(三千四十五)演說、(三千四十六)演說、(三千四十七)演說、(三千四十八)演說、(三千四十九)演說、(三千五十)演說、(三千五十一)演說、(三千五十二)演說、(三千五十三)演說、(三千五十四)演說、(三千五十五)演說、(三千五十六)演說、(三千五十七)演說、(三千五十八)演說、(三千五十九)演說、(三千六十)演說、(三千六十一)演說、(三千六十二)演說、(三千六十三)演說、(三千六十四)演說、(三千六十五)演說、(三千六十六)演說、(三千六十七)演說、(三千六十八)演說、(三千六十九)演說、(三千七十)演說、(三千七十一)演說、(三千七十二)演說、(三千七十三)演說、(三千七十四)演說、(三千七十五)演說、(三千七十六)演說、(三千七十七)演說、(三千七十八)演說、(三千七十九)演說、(三千八十)演說、(三千八十一)演說、(三千八十二)演說、(三千八十三)演說、(三千八十四)演說、(三千八十五)演說、(三千八十六)演說、(三千八十七)演說、(三千八十八)演說、(三千八十九)演說、(三千九十)演說、(三千九十一)演說、(三千九十二)演說、(三千九十三)演說、(三千九十四)演說、(三千九十五)演說、(三千九十六)演說、(三千九十七)演說、(三千九十八)演說、(三千九十九)演說、(四千)演說、(四千零一)演說、(四千零二)演說、(四千零三)演說、(四千零四)演說、(四千零五)演說、(四千零六)演說、(四千零七)演說、(四千零八)演說、(四千零九)演說、(四千一十)演說、(四千一十一)演說、(四千一十二)演說、(四千一十三)演說、(四千一十四)演說、(四千一十五)演說、(四千一十六)演說、(四千一

接本埠新聞

亭、王紹霖、劉玉祥、徐子鶴、王聘臣等十餘人，由副會長岳松亭主席，其議案如下：(一)暫緩辦理遷移會址案，由王聘臣報告辦理西門外延生社情形，謂該社地主張道士，及楊俊田、業已接洽，現在進行方法，只有該社內住宅之王九而已，當經大衆討論，「公決」仍請王聘臣先生進行「通過」又提議訂期開董事會，宗旨即籌辦養老院，及捐基本金、經費議決、下期職員會、再行日期、(二)主席提議、通電賀賀銀「全體贊成」公推文廣股徐子鶴先生起草、定於十日十日拍發(三)姚靜軒報告、交際股長李秋若先生、已與京奉路總務科接洽，辦理免票事，該科長云、俟局長過雙十節回津後、即可進行辦理、(四)賀、齡提議、催詢月捐案，經衆討論，下星期請大衆一律交齊，以利會務進行、(五)姚靜軒提議、新明像像像馮秋若、對於本會照像，概收半價，議決登報宣布鳴謝、(六)顧雲波報告王竹樵赴保定、遺失被拐婦女魏李氏鳳凰二口、今已回津、李養田、石雲勛赴滬、遺失被拐女子康金鈴朱秀貞二口、尚未回津、報告畢、至五時散會云

票額七百張，每張三角，由經濟股負擔，委前臺委辦、舉王卓忱、劉銘珍擔任、後臺舉錢仲欣擔任、討論畢、至七時散會云

◎造幣廠鑄銅元之忙碌

天津造幣廠，近日鼓鑄銅元，晝夜不息，忙碌已極，探其內容，係因救濟北京銅元票兌風潮起見，昨日(星期日)西廠鑄鍊銅元之工人，照例休息一日，是日該廠工人，忽奉總辦口諭，仍照常工作，以資足充鑄造銅元之原料云云

◎禁古物運出海外

省長公署昨奉內務部通電云、中國文化之古、藝術之精、歷代遺蹟於社會之古物、非特供考古之研究、實關於國粹之保存、因近來多有將中國古物、乘運出洋者、以圖漁利、若不嚴加禁止、何以保存永久、請爲轉飭各縣查照、嗣後如有私運古物出洋者、應行嚴重取締、實行禁止云云

◎東強法警違法被控

東強縣公民林乃國等、以該縣法警張金相等、時作種種違法之事、腐敗已極、昨特具呈在省公署控告、請求派委確查、依法懲辦、以警效尤、王省長據呈後、訓令大名道尹派員前往澈查明確、迅速呈報、以便核辦云

◎網緞商放盤廣告之爭持

本埠網緞商大綸、教慶隆、謙祥益、老九章等十數家商號、前因折扣減價、招攬生意、特別廣告、以致互相競爭、恐長此以往、無所約束、勢必同歸不利、會經該各商議定公約、不得競爭、致妨同業公益、久已遵約奉行、昨忽因謙祥益新屋落成、又登特別減價廣告、以致引起老九章、教慶隆、亦互相效尤、彼此爭持、各不相下、昨經總商會秘書長夏琴西君調停、重訂公約、各自遵守、各商均表贊同、自訂公約起、所有登載特別折扣等字樣之廣告、一律刪去、以免爭持、而符原約云

◎地審廳拍賣房地

天津地方審判廳執行處、執行民事案件、拍賣房屋一處、坐落塘沽、計大小房屋三十間、又地二畝五分七厘、限定最低價洋四千七百七十七元、日期自本月九日至下月九日止該廳昨已佈告、凡欲購買此項房地者、務於拍賣期內到廳投標云

◎中等以上各校學生之調查

我國全國中等以上之各校數目、及男女學生數目、社會間多不詳確、近據青年會學校事業部、調查之結果、計私立大學專門學校十八處、共男生三千六百七十人、女生三千五百八十人、官立大學及專門學校七十六處、共男生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四人、女生四千一百一十二人、私立大學及專門學校二十九處、(教育部立案者)共男生一萬零三百九十九人、女生一百二十五人、教會立師範學校四十八處、共男生三千六百八十人、女生一千六百一十二人、官立立師範學校二百七十五處、共男生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三人、女生六千七百一十四人、教會中學一百九十一處、共男生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女生二千五百六十九人、官立立中學五千五百四十七處、共男生十萬零一百三十六人、女生三千二百四十九人、官立立師範講習所一百一十處、共男生五千一百一十七人、女生三千九百九十九人、官立立甲種職業學校一百六十四處、共男生一萬八千九百零八人、女生一千四百五十三人、以上總計共學校一千五百六十四處、共有男生二十萬二千七百六十四名、女生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二名之多云

◎東鹿縣知事吸煙被獲

既有執行犯之例 此次亦當公入監矣
東鹿縣著名嗎啡犯李七王、因開槍拒捕、在縣署執行槍決、早誌前報、該李七王之妻劉氏、誓欲報復、探悉縣知事亦有煙癮、於日前帶領把式四名、潛進衙署知事臥房、適知事一榻橫陳、正在噴雲吐霧之際、炕上羅列烟具、金丹兩包、經劉氏當場抓獲、送交警察所訊辦、究竟如何結果、尚未探悉、

●車站紀事

七日周華祥張鴻緒姜兆瑞徐華清黃承章均由津晉京 朱家寶凌福彭均中京晚特別通車來津 王占元祝元輝 寶惠陶湘均由京來津 曹銳士承斌吳毓麟均由津夜一點專車去保定
八日王人文孫多鈺饒孟任沈琪均由津晉京 李士偉宋彬李飛鵬許卓然莊仁松均由京來津 駐津日本提督鈴木一馬同參謀官一員由津去奉天回國是時駐津各國軍隊及武官並警察處長楊以德率保安各隊軍隊齊集車站恭送如禮

●聚豐金店廉價展期

啓者敝店週年紀念日期廉價已滿現因運連接到主顧來函聲稱現在正值中秋節關不克來津務請廉價延期等語敝店以信用攸關本擬至期不展爲各界要求爰通起見仍按放盤計算准曠四星期以應主顧要求之美意惟希各界諸君早臨購買勿再自誤是幸
開設天津北門內大街路西
電話一千八百九十號

●大書家杜顯閣先生返津如有欲求各種書法者

津地各南紙局代辦可也 津沽各紙局公告

●復興五金行廣告

本行專售歐美大小五金雜貨銅鐵鋼各樣管子鋼條英版銅版一概俱全西式銅鐵洋床帆布地布油漆等類以及鐵路橋樑礦務紡織麵粉各種實業工廠用品無不精美堅固一經惠顧無不稱便信實可託矣
本行暫寓法租界天增里旁
電話南局二二五九號

●新新公司廣告

本公司向售珠寶鑽石俄國變石洋金足紋各式首飾歷有年所頗蒙 各界嘉許計開數月之開斷斷不誤 願主頁良深焉勝感
客歲北鄰失火本公司連帶被焚以致營業同人等自當振刷精神益加策勵新由上洋聘到良工專辦珠寶鑽石各樣首飾出品新奇定活迅速訂期不誤以冀各界諸君光顧之雅意添售豪華珍貴美術器禮細巧玲瓏透光奪目且價廉物美始各貨物別廉價仍設天津日界旭街電話三九八四

●爲朱曉英君新婚徵文啟

今秋九月二十有六日爲京津泰士報編輯朱曉英先生與王德蘭女士結婚之佳期男兒好手畫到蛾眉大婿上頭歌成鳳下此固人生快事亦一天假良緣幾日之重陽黃花正好看雙雙以初度紅雲新雅過南樓不少催妝之詠燕支北地共驚紅之容燭高燒願結昨夜洞房之曲綠章小奏爲乞春陰油鼎之詞倘荷同心便希後後藻藉申嘉細巧玲瓏透光奪目且價廉物美始各貨物別廉價仍設天津日界旭街電話三九八四

統一戲院
二一五四局總話電
價目 頭等大洋三角 二大洋二等 角三等大洋一角 童子半票
馬克森 歐洲大戰
挾刀報仇節烈可欽古井車波記
喂：諸君還要看中國影片麼？請今日看這個
此片共六大本所有苦樂悲歡種種可歌可泣熱鬧節目不必細表片內自有分曉
連日 二大本 馬克森 歐洲大戰
連日 二大本 馬克森 歐洲大戰

清血解毒
海波藥
海波藥係西歷一八七十年美國化學博士司坎藍先生所發明其原質係海草中之一種專能清潔血液掃除毒自海波藥發明之後凡患瘡毒各症服之痊愈者不可勝計敝藥房得此方後即請醫學專家悉心研究知此藥療治外症確有功效因遵方慎選藥材製成海波藥以供病家應用
是藥性質和平功效安速一切花柳毒症新舊瘡毒如筋骨酸痛膿瘡潰爛或下疳橫痃魚口便毒以及各種疥癩疔瘡金錢惡癬皮膚濕爛諸瘡兼治婦女月經不調赤白帶下子宮內爛等症一經服後立能痊愈每瓶大洋二元
天津估衣街五洲大藥房發行電話總局一〇〇六號

海波藥
清血解毒
海波藥係西歷一八七十年美國化學博士司坎藍先生所發明其原質係海草中之一種專能清潔血液掃除毒自海波藥發明之後凡患瘡毒各症服之痊愈者不可勝計敝藥房得此方後即請醫學專家悉心研究知此藥療治外症確有功效因遵方慎選藥材製成海波藥以供病家應用
是藥性質和平功效安速一切花柳毒症新舊瘡毒如筋骨酸痛膿瘡潰爛或下疳橫痃魚口便毒以及各種疥癩疔瘡金錢惡癬皮膚濕爛諸瘡兼治婦女月經不調赤白帶下子宮內爛等症一經服後立能痊愈每瓶大洋二元
天津估衣街五洲大藥房發行電話總局一〇〇六號

天津名醫一覽表
姓名 別號 診所 時間 電話 住址 備考
劉玉祥 徐子鶴 王聘臣 岳松亭 王紹霖 劉銘珍 錢仲欣 王卓忱 謙祥益 老九章 九章等十數家商號 前因折扣減價 招攬生意 特別廣告 以致互相競爭 恐長此以往 無所約束 勢必同歸不利 會經該各商議定公約 不得競爭 致妨同業公益 久已遵約奉行 昨忽因謙祥益新屋落成 又登特別減價廣告 以致引起老九章 教慶隆 亦互相效尤 彼此爭持 各不相下 昨經總商會秘書長夏琴西君調停 重訂公約 各自遵守 各商均表贊同 自訂公約起 所有登載特別折扣等字樣之廣告 一律刪去 以免爭持 而符原約云

正骨科	江東金木佛橋	下午	出診	總局一七二九
內外科	五洲大藥房	下午	三時至五時	總局一〇〇六
內外科	五洲大藥房	全前		總局一〇〇六
內外科	日租界益津里十四號	全前		總局四九〇二
世傳內外兩科	高天津德勝樓二十一號	上午	門診	總局一〇八四
醫醫		下午	出診	

◎滑稽問答

(答)今日之善於鄉票者、卽民國陞官發財之捷徑、其他無論若何運動、均無有能捷於此者、

(問)現在官僚政客、口口不離民意、究竟其所謂民意者、是真是假、均不得而知、亦有法以分別之否、

(答)此甚易易，祇將報紙一看便知、問何以知之、曰報紙上已將其假者、盡行披露；其不言於報紙者、則皆真民意也(問)現在兩軍相見、砲火最烈、果用何法、能使砲彈槍彈、均不得入、(答)以議員之面皮富之、則砲彈槍彈雖烈、想皆不能穿過也、

●英國發明之小型飛機

最近英國發明小型飛行機、稱爲動力滑走飛行機、試驗飛行之結果、大有成功、此種飛行機、價格既廉、安全無礙、且爲民衆的、誠合於新時代之要求也、前次此種小型單葉飛行機、備有三馬力之發動機、在倫敦附近試驗、一時間有五十哩之速度、得昇至二千三百五十尺之高度、法國航空機技師、亦製作一種飛機、與英國樣式同、以供普通飛行家及遊獵家之用、據聞最近將在巴黎郊外、開飛行機競技會、此種小型飛行機、約三十餘架、均擬加入云、

直徑二十英寸

美國農商部 現將加利福尼亞省之最大紅木樹，運往哥倫比亞，將其樹枝截去，蓋一二層小屋於其上，以備農業參觀團之借宿，該樹直徑三十英寸，爲全美國之最大樹云

◎乾姐姐大擇洞房

北京崇文門外馬市橋後手帕胡同、住戶張某，憑媒說妥西城松樹胡同沈姓女爲妻，昨日迎娶過門，至夜半新郎甫入洞房，不料新郎有位乾姐姐某姑娘，大嚷大鬧，不准新郎入洞房，並將新人房內陳設，均行摔毀，當經行人請親友、竭力勸解，溜溜鬧了一夜始罷，媒人見這姑娘這般鬧法，要將新婦帶走，欲行罷親，現正有人出頭爲之調停，尙不知如何了結，聽說某姑娘年已五十餘歲，想必有個老兒解。

姊家郎作妹家郎

漢口雙龍街新某家、姊妹多花枝、生涯頗稱不惡、昨晚一鐘時、忽然大吵特吵、詢其原故、因姊恩客劉某『名隱』、一年之深交也、妹見劉風流可愛、則有心於劉、奈共居室中、竟不能了却心願、適出堂杏花樓遇之、當與劉某至某大旅館、巫山雲雨、一度春風、嗣後劉至該家、姊出與談、覺劉不採、惟注神於其妹、蜜情豔態、心已略知、出問娘姨、娘姨直答、故此頓起醋心、大起衝突、後經鵝母大責其妹、以服姊心、始算了事。

●大選聲中之奇文

鄂籍議員胡鄂公、前日由北京來電、勾引鄂籍議員、電中以學校字樣代議會、以校款字樣代大選費、以曠課諸生代不出席議員、詎鄂籍仕宦議員、均不爲動、由復電斥之、兩原電如下、胡電云、上海新開路湖北議員俱樂部周芷航兄鑒、校款已發開學在即、正擬取締曠課諸生、新按胡字新三、鄂籍議員汪嘯鷺等復電云、北京衆議院、吳議長譯送胡新三君鑒、閱來電、不勝駭異、君前南下賈蓮伯、今又北上賈我等耶、士各有志、不可相強、買空賣空、尤非君子所宜爲、幸君留意、湖北南下議員汪嘯鷺湯用彬吳崑等二十一人同復。

姑少爺

蕭信初時亦甚高興、及至將酒送到唇邊、聞得一陣異香、與前次進來時所飲之酒、一般無二、心下躊躇道、前次即此滛誤事、不可大意、這酒中必有原故、我拚着飢餓些時、且看他們如何作用、

再作道理，想罷遂將酒潑在房隅房裏，又將菜蔬也攪亂，復假裝醉態，一時卽覺進來，數不少，將蕭信等四馬攙蹄綑起，往外就抬，與走迅速，來至一個地點，人聲喧嚷不堪，睜眼看時，不料竟是法場，自己竟是待決囚犯，蕭信登時如炸雷關頂，轟去三魂，心中一急，待嚷時，怎奈氣堵咽喉，嚥不能聲，連忙收攝心神，定睛細看，只見那旁有一人

騎在馬上、大約就是監斬官員，只聽唱名某某，卽有劊子手、手起刀落只見血光一冒、一人身首異處、一命嗚呼挨次而來皆是如此辦法、臨到蕭信、卽聽唱名張某、劊子手正待動手、蕭信拚命大呼、我非張某、不要錯殺了我我是冤枉呀、一時法場上看熱鬧的人、皆大吃一驚、異口同聲、喝住劊子手、不得動手、那監斬官聽蕭信呼冤、也深爲詫異、面容失色、連忙帶馬上前、問他何呼冤、蕭信連哭帶訴、大約說明、又道、他們六個與我一般都是當姑少爺的冤枉呀、監斬官聽完、深爲駭然、又到那兩個尚未梟首的罪犯身邊看、只見兩人雙目緊閉、知識全無、顯見是受了迷藥、迷住了本性、此時法場上的人、愈聚愈多、亂嚷道、此中必有冤枉、人命關天總得追問個明白下落吧、一唱百和、吵嚷得非常厲害、監斬官此時也無法、只得命將未梟首的三名罪犯、帶回衙署、審詢明白再作道理、看熱鬧的人聽說、遂如潮水一般的蜂擁着二名罪犯回到衙署、那知官廳因爲事出非常、說要秘書審詢、不許旁聽、在下也就不能得知詳細、過了兩日、纔有一位報告新聞的朋友、對我說明、原來是一起做飯賣填凶人口的大案、蕭信等三人確是冤枉、准其保釋、所有匪類當時官廳向蕭信三人詢問之後、卽依三人所訴地點、派人前去拿辦、早已屋在人亡、鴻飛冥弔了、這一般匪黨、竟未捉獲一個、在下聽說、不覺忿然道、當時在法場執事之人、難保無通匪之人在內、何以不追問這一般人呢、敝友笑道、你問的這一般人嗎、還不是聞風先逃了、官廳又何嘗想不到這一層呢、卽至傳問他們時、不想一個都傳不到案、現在是出了通緝在外、我想這般人的本領實在不小、恐怕未必能緝獲一二人吧、在下聽了此言、也就從此無言了、

(完)

小兒回生丸



百餘年專治小兒急慢驚風胎熱胎毒吐乳夜喘咳嗽痰涎壅聚大小便秘五疳虫積等症無不神效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可稱兒科之妙藥凡新產小兒用此藥開口可免胎熱胎毒驚風之患服法另有詳細仿單家中有小孩者不可不常備此藥也價目每盒五丸大洋五角外埠函購即寄

經售處
大信銀號
華北新聞社
坐落天津廣東大街
電話總局三一四七


日本奇災救濟會啓事
 本會爲救濟日本地震奇災特組織日本奇災救濟會樂善諸君如有捐助者請逕交下列各報館代收該款除後除將會名及捐款數目照登各報外並發給蓋有報界公會鈐記圖章之正式收據此啓
 大中華報館 華北新聞報館 時報 時報
 大公報館 泰晤士報館 河北日報館 天津時報館 評報館 時報報館

張維律師事務所
南市大舞台東天津時報館電話
總局一四〇三

鳴謝良醫

津門李春舫先生素精岐黃活人無算各界
案所瞻仰屢經病家懸匾銘謝上月鄙人次
子患溫邪其勢甚篤經各醫調治均已罔效
幸蒙先生調理有方霍然見效着手成春真
乃名不虛傳本擬伸謝因先生以公幹赴京
未得如願今聞先生返津照例開診鄙人無
爲報特用登報 鳴謝以伸悃悃先生寓城
裏浙江鄉祠南孟家大院有患沉痾者幸勿
交臂失之也

診例 午前門診大洋二角 午後出診大
洋一元 車資二角 特別區加倍

(天津公園避暑場)

後十集 大結局 眞寶箱
四本 蒙面俠
四本 滑稽笑片
十日 加特別大火焰
六五四三
十日 加演
六五四三
杠箱會 吹會 高驕會
獅子會 法鼓會
十日 由十二時起
六五四三
內設碧波飯館南北大菜隨處小吃
入場券 夜場二角 十枚
茶位每位茶十枚
小費隨意
本園電話 四二二九

又開演 萬人迷
 驚人傑作人
 請看十節選好戲
 著名女優
 老幼歡迎 萬人迷
 劇情談諧百出
 多情夫婦 六大
 令人捧腹不置
 此外加演
 巴黎祇登絕妙笑片
 大熱戲台 一其有本
 非常招笑
 早晚戲價 樓上四角
 樓下二等二
 角 幼童二角 二等二角 幼童
 一角 三等一角 幼童八枚
 通收小洋

同興利機器廠

本廠專造鍋爐機器小
高車礮車水車磨床測床
名目繁多不能細載如蒙
賜顧者請向特別一區小
營門外本廠面議

電話一千三百零四號
南局

啓者敝公司大愛國牌香煙
向有空包換烟辦法今爲便
利惠顧諸君起見取消空包
換煙辦法減低賣價以歸簡
便而省手續茲定民國十二
年九月十五日即陰歷癸亥
年八月初五日起凡大愛國
牌空包概不換烟其大愛國
包內原有特別利益印記亦
同時作廢無效須知烟價減
低則空包便無換烟利益恐
各界諸君誤會特爲明白解
釋除另發傳單廣爲宣佈外
用再登報奉告

諸希 鑒諒爲幸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謹起

大 愛 國

取 消 空 包 換 煙